



不帶槍的戰士

姑志鵬 著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

不带枪的战士

王明著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不帶槍的戰士

茹志鵬 著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一九五五·上海

內 容 提 要

這個劇本是寫一個礦工出身的革命軍人，因傷復員回家，重新參加開礦工作。他在礦長的鼓勵下，克服了不安心於地方工作的情緒；在退休的老礦工幫助下，從新熟習了開礦技術；他不顧自滿、保守的父親的反對和愛人的阻撓，積極參加了蘇聯先進掘進法的試驗，在鋼鐵生產戰綫上發揚了革命戰士的戰鬥精神，最後終於獲得成功，提高了礦石產量。

不 帶 槍 的 戰 士

著 者	茹 志 鵬
出 版 者	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玖號 (上 海 康 平 路 1 5 5 號)
印 刷 者	永 立 印 刷 所 (上海新聞路 920 弄 50 支弄 22 號)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書號 (59) 類別 戲劇·電影·話劇
字數 35000 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1 13/16
1955 年 6 月上海第 1 版——第 1 次印刷 1—3600 冊
定價 一角八分

時間：一九五二年，秋。

地點：某礦山。

人物：鄭明江 復員軍人，二十九歲，共產黨員，腿部稍有殘疾。

鄭明玉 鄭明江的妹妹，二十四歲，護士，青年團員。

鄭阿六 鄭明江的父親，五十四歲，老礦工，大組組長。

蔡路生 老礦工，五十五歲，現已退休。

吳寶倫 明玉的愛人，青年礦工，青年團員。

王靜蘭 明江的愛人，二十五歲，普通礦工的女兒。

任礦長 工人出身，共產黨員，四十歲。

秦 青 才從大學畢業出來的女工程師。

周師傅 老礦工，四十餘歲，是鄭阿六領導下的一個組員。

工人甲 和周師傅一起工作的。

小 張 快速掘進隊裏扛鉸子的。

電氣工人、工人羣衆多人。

第一幕

景：這是一間外屋：正面是一排落地玻璃窗，左邊通廚房，左上角有門通外，右邊的門通臥室。台上有長沙發，八仙桌上擺着座鐘、花瓶等物。左右兩壁上一面掛着功勞證，一面掛着掘進模範、護廠英雄等獎旗。拉開正面窗上的窗簾，即可望見煉鐵爐的大煙筒、高高的鑛井架、遠近的山坡上一片工人住宅及廠房。

幕啓：台上空無一人。稍停。蔡路生進。

蔡路生 鄭師傅在家嗎？

〔內應聲：“誰呀？”〕

〔鄭明玉從廚房門出，她胸前掛了個口罩，紮着條白圍裙。〕

鄭明玉 哦！蔡師傅，爸爸還沒回來，你坐坐。

蔡路生 明玉，你在忙甚麼？

鄭明玉 今天是爸爸的生日。另外，我大哥回來也好幾天了，爸爸想叫他跟老師傅們見見面，喝杯酒。

蔡路生 哦！你大哥呢？

鄭明玉 他呀，在家裏可呆不住，在家呆上一個鐘頭，那就像老虎給鎖在籠裏似的，轉來轉去，不知怎麼好了。

蔡路生 也難怪，他在部隊裏呆了六七年了，乍一回家，總有些過不慣。

鄭明玉 (想了想)我看他心裏是老想着部隊。

蔡路生 (有感地)是啊！呆熟了的地方，怎麼能不想呢！就說我吧，這幾天工會裏大夥兒叫我享受勞保，要我養老。這是給我的光榮，光榮是光榮，可是我這個心，就做夢也是在礦井下面……唉！

鄭明玉 (同情地望着他，不知如何去安慰)……

蔡路生 (用手抹了下臉，好像要把這些感觸抹掉)你爸爸怎麼還不回來，下班的汽笛早拉過了。

鄭明玉 還不是在趕任務。

〔周師傅匆匆地闖了進來。〕

周師傅 鄭師傅呢？

鄭明玉 他還沒回來。

周師傅 (一屁股坐在沙發上)這樣幹下去，要把人累死了。

蔡路生 (內疚地)這樣蠻幹下去可怎麼得了！

鄭明玉 十多天了，他領導的那幾十個人累得都上不了床了，爸爸自己也瘦多了。

〔鄭明江瘦高個子，穿了一身洗淡了的軍裝，出現在門邊，大家沒有看見他。〕

周師傅 這樣幹下去不是個辦法，本來這也不是我們的活兒，都是鄭組長攔在中間，硬是說試驗失敗了，也不能影響國家給我們的任務，把人家拉下來的任務攔在我們自己肩上。蔡師傅，我說句不好聽的話，這件事你要負責任，當初吹得天花亂墜，甚麼提高產量一倍半啦！

蘇聯來的經驗啦！結果呢，連我們原來的進度都沒達到，拉下的這一大截子，還得要我們來補上。

蔡路生（難過地自語）都怪我，都是我……

鄭明玉（對周師傅的話不滿）這也不能怪蔡師傅。當初也是你們自己要求補這空子的，再說，要是他把快速掘進搞成功，掘進的速度高了，開採量不也就提高了，大家不一樣跟着沾光。現在搞失敗了，大家把拉下的任務趕着點，也沒有甚麼說的。

蔡路生（想着自己的心思，突然地對明玉）你相信吧，要是現在再來搞快速掘進，就一定會成功的。

鄭明江 我相信，（走進屋來）這到底是蘇聯的先進經驗。是吧，蔡師傅。

蔡路生（找到了知音者，熱情地抓住他胳膊）哦！我們的英雄，你，你也相信嗎？

鄭明江 我爲甚麼不相信，而且你已經有了那麼多的經驗教訓了。

鄭明玉 蔡師傅，我也相信你，要是再來搞……

周師傅 算了，算了。“再來搞！”說老實話，蔡師傅，你沒那麼大的能耐。

鄭明玉（反感地）那倒不見得……

蔡路生（真誠地）對！他說的對。我是不行，我一向受人指揮慣了，只會管自己幹，不會管人家。可是總有人比我行的，我把我的經驗都給他……

周師傅 我看，除了你以外，沒人願去栽這個跟斗。

蔡路生（想着甚麼事）對！（對明江）就這樣，我這就找你爸爸

去。(匆匆下)

周師傅 我也得找他去。(下)

鄭明玉 大哥，你這半天上哪裏去了？

鄭明江 到煉鐵爐去轉了轉，聽他們都在叫苦；說是有一個爐子修好了，因為我們礦石的產量不夠，就不能開爐。跑到採礦組那裏，他們也在發牢騷，說是掘進的速度跟不上他們開採的。好像到處都有人在發牢騷。

鄭明玉 今天靜蘭來看你兩次了，你都沒在家，也發了些牢騷。(笑了笑)對了，大哥，你送給我的這件襯衣，(從桌上拿起一個小包)還是給靜蘭吧，我反正要到朝鮮去，穿不上了。

鄭明江 你要求參加入朝醫療隊的報告批下來啦？

鄭明玉 我想快了，昨天都檢查過體格了。

鄭明江 (拿出包裏的花襯衣披在明玉身上)還是穿了去吧。你不知道，打仗打久了的人，都喜歡看看漂亮的東西。再加上你是從祖國去的，讓前方的志願軍看看，他們保衛着的祖國人民，有多麼幸福。

鄭明玉 對！我一定穿了去。

鄭明江 (興奮地)明玉，我真想不到你當護士了，要早知道，就該給你買件白的。(向明玉上下打量着)這幾年變化得真快呀！我走的時候，你還是拖了鼻涕、赤着腳、鑽在火車底下揀煤渣子的一個窮孩子。現在呢，江南解放後這三四年的工夫，就變成了一個地道的護士同志了。過幾天又要變成了一個光榮的志願軍醫務工作者了。(微笑着搖頭)嘿……

鄭明玉 你呢！大哥，說真的，你剛回家的時候，我真不敢叫

你了，總覺得這不是我從前那個大哥了。(兩人笑)那時候你又瘦又矮，拖了爸爸的大鞋下礦井掄大鎚子。忘了？那時候人家都叫你小黑鬼，說你打小就下礦井賣苦力，一輩子都長不高了。看你現在，長得比爸爸都高了。

鄭明江 大概是老百姓繳的公糧把我養大了、吃肥了。(笑)

鄭明玉 你說吃肥了？爸爸還叫我問問我們醫院裏有沒有鋪位，要你去休養呢。

鄭明江 哼！休養？(笑了下走到窗口望望)……爸爸怎麼還不回來？

鄭明玉 還不是在還債。

鄭明江 還債？

鄭明玉 喏！你沒聽見剛才蔡師傅他們說的嗎，在趕上個月拉下的任務。

〔門輕輕的開了，任礦長進。〕

鄭明江 (沒看見任礦長)奇怪！蘇聯的先進經驗，怎麼會失敗了？

任礦長 (關上門)戰鬥英雄也在談快速掘進隊了。

鄭明江 噯！任礦長，坐坐。

任礦長 這幾天太忙了，你回家來以後也沒來看看你。直到今天還到處聽到“失敗了，失敗了，”的聲音，有的人高興，有的人難過。剛才你爸爸還埋怨了半天，說這個倒霍的快速掘進害人不淺呢！(笑)一件新的工作開頭的時候，總很少是一帆風順的。

鄭明玉 任礦長喝茶。

任礦長 好！(對明江)這幾天在家幹些甚麼？

鄭明江 到處看了看。

任礦長 看了覺得怎麼樣？

鄭明江 (爲難的笑了笑)很難說，開始心裏有點慌。礦裏的產量比從前提高了七八倍，自己打了這幾年仗，怕趕不上了。可另外呢，產量提高了七八倍，當然也不算少了，可是跟今天國家的需要比起來還是差得太遠。祖國要進行建設，哪一行少得了鋼鐵？天上飛的；地上跑的；海裏航的都要鋼鐵。就拿我這條腿來說，也是吃了沒鋼鐵的虧。拿着手榴彈跟人家榴彈砲拚！(笑了一下)我把話扯遠了，我這幾天仔細看了看，覺得礦裏的工作方法和生產工具上的變化還不太大，大概很多地方還是靠工人的階級覺悟來完成任務的。

任礦長 (笑)你的眼睛真靈。噯！明江，你這次復員回來，自己打算在這裏幹些甚麼工作呢？喜歡做保衛工作呢，還是喜歡做組織工作？還是下礦井？

鄭明江 (苦笑)喜歡？我喜歡拿槍桿去打美國鬼子去！可是行不行呢……人家在用血用命保衛祖國，可我，在家蹲着，(焦躁起來)我……我真恨我這條腿。

任礦長 (拍拍他)你呀，你把我們這條鋼鐵戰綫上的鬥爭看輕了！難道它跟朝鮮戰場上的鬥爭意義不一樣嗎？同志，你錯了……不知你想過沒有，我們要徹底消滅戰爭，要建設祖國，要是我們手裏沒有大量的鋼鐵，行嗎？

鄭明江 這我都想過的，可是我的心還是安不下來。

任礦長 既然想過了，那就應該立即命令你這個心安下去，好好的在我們這條鋼鐵戰綫上，開闢你的英雄陣地。這

條腿嘛，也不必恨它，有的殘廢軍人連你這樣一條腿都沒有，也在爲黨工作。

鄭明江（悶悶地）爲黨工作！你叫我怎麼開闢陣地爲黨工作呢？技術上我不如人家，體力吧，更不用說，光是心裏想要完成最艱鉅的任務也不頂用……我想我還是下礦井去，老老實實地幹個普通的礦工，從頭學起吧！

任礦長 對！這是比較實際的打算。不過你應該重視你這顆心，這也是完成艱鉅任務的一個重要條件。我說明江，你來幹快速掘進隊的隊長吧！啊？

鄭明江（急分辯）不行，不行……

任礦長（攔住他）你聽我說，我是這樣考慮的，這次中央指示要我們再組織一個快速掘進隊，再來試驗，還派了一位工程師來作專門指導，技術上是沒甚麼困難的。問題是要從現在這樣三個人在一個掘進面裏，敲敲打打，包辦一切，愛幹多少活就幹多少活，一下子變到了專業專職，一個人幹一件工作，還要規定時間內完成工作，開始時必然會碰到一些思想上、習慣上的反對和混亂。不過，這個也不是最主要的困難。我們可以抽調一些前進的、勇於打破現狀的黨團員來搞這次試驗。我覺得最困難的，還是礦裏普遍存在的那種保守思想，提著祖傳的一套老本錢來反對這次試驗。首先你爸爸就是一個。所以最最主要的，是全體快速掘進隊的同志要有信心，要有毅力和勇氣堅持下去，一直堅持到勝利。關於這個工作的意義，我想你是清楚的。

鄭明江 不行吧，我來當個隊員還馬馬虎虎。

任礦長 隊員我們這裏有的是，老弟，怕甚麼呢？有黨在這裏支持你。（在明江的背上拍了一下）

鄭明江 （考慮）任礦長，你看我能行？

任礦長 行！多找羣衆商量，多跟蔡師傅研究，你不是說從頭學起嗎？那你就在這次工作中大胆的學吧。好！你自己再考慮考慮吧。我得開會去了。

〔走到門邊，又回頭。〕

任礦長 噯！這個事最好你暫時不要跟你爸爸談起，讓我們先跟他打通一下。我們第一次搞快速掘進的時候，他是最反對的一個，現在來重新試驗，更加上是你來帶領着搞，他……唉！你爸爸忠實、肯幹、對礦廠有過功勞，就是思想上對今天的一切，都抱着滿足的態度，當然，這個我們也有責任，不過，這次試驗也不能等到打通了他們的思想再來搞，用事實來教育是最有說服力的，是不是？（笑着下）

〔明江默默的走到窗前，撩開窗簾，凝望着外面。〕

〔明玉一直站在廚房門邊聽他們談話，這時進廚房內端了一盆生麪出來，一邊揉着，一邊輕輕的對明江。〕

鄭明玉 大哥……

鄭明江 噯！（仍望着窗外，在想着甚麼）……明玉，你說這次快速掘進要再失敗了，結果會怎麼樣？

鄭明玉 結果……結果生產任務完不成。

鄭明江 不，結果要嚴重得多，這會叫大夥兒往後對一切新的、先進的生產方式都不相信，爸爸他們這種思想也永遠拐不過彎來，我們也會永遠釘在這裏不能前進一步，

結果就是說我們不能在這礦山裏打垮美帝國主義，建設我們強大的祖國。蔡師傅住在哪裏？

鄭明玉 一直走，往左拐，第一家。

〔明玉匆匆下。〕

〔明玉沉思了一會，就狠狠地揉起麵來。〕

〔吳寶倫上。他穿得很整齊乾淨。〕

吳寶倫 鄭師傅還沒回來？

鄭明玉 （不理）

吳寶倫 燒甚麼東西，這麼香？（伸頭到廚房看）給你哥哥辦喜酒啦？（明玉仍不理他）你哥哥真不錯，有這麼個好妹妹，還有那麼個好愛人，靜蘭雖說不大進步，可是等了他這六七年，也不容易……明玉，你甚麼時候入朝？

鄭明玉 報告要批准了，那就快了。

吳寶倫 明玉，你快走了……你對我到底怎麼樣？你也給我句話。

鄭明玉 還是那句話，咱倆這事怎麼樣，全在你自己了。

吳寶倫 這不叫人着急麼？你還要我怎麼樣呢？你叫我別喝酒，我就把酒戒了。你要我爭取參加青年團，我現在已經是團員了。你要我起模範作用，我累死了也幹在別人前面……

鄭明玉 好了！好了！你呀！只要趕得上我哥哥的一半就好了。坐下吧！喝水自己倒。

吳寶倫 他是英雄，咱怎麼能比。哎呀！

鄭明玉 怎麼啦？

吳寶倫 還不是那個倒霉的快速掘進，拉下那麼些任務，把

人快給累死了。

鄭明玉 哼！累死了，活該！

吳寶倫 大夥兒都累得不行了，想跟鄭師傅商量商量，這個月光完成我們本份的任務吧！

鄭明玉 對！任務減輕一點，另外再給你增加點工資，對嗎！

吳寶倫 我又沒這麼說，你幹嗎把人想得這麼壞！

鄭明玉 就是這麼回事，今天國家伸了十個手向你要東西，你却說不給。

吳寶倫 (跳起來)明玉，你說這話可要憑良心！我吳寶倫在工作上沒含糊過，哪一次完成任務不是我跑到頭裏，累得要死，還是帶頭幹。

鄭明玉 照你這麼說，人民還該對你說：“謝謝你啦，累死累活的吳寶倫同志！”我看你這個腦筋啊！

吳寶倫 我的腦筋又怎麼啦！

鄭明玉 死了，(不容分說地)死了，是死了！

吳寶倫 瞧！瞧你這個衝勁跟誰吵架似的，那依你這個活腦筋又怎麼說呢？

鄭明玉 依我說，(斬釘斷鐵地)下決心，堅決把快速掘進搞成功。(熱情地)寶倫，你想想看，要搞成功了，你們掘進速度要能快一倍半，他們採礦工人能多開多少礦石呢！兩倍，兩倍半，你算算看，(興奮地)兩倍半的礦石煉成了鋼鐵，可以造多少機器、鐵軌。一架機器，一條鐵道，又可以代替多少人的勞動呢？唔！你算過這個賬沒有？

吳寶倫 知道，上次試了，不是不行麼！

鄭明玉 (站起)不行就再來，一定行，一定要它行！

吳寶倫 (緊張地)再來？明玉，你是不是聽到甚麼消息了？

鄭明玉 (挑戰地)聽到了，要重新組織快速掘進隊。怎麼樣？
你幹不幹？

吳寶倫 誰來搞？蔡師傅不是享受勞保，退休了嗎？

鄭明玉 除了蔡師傅就沒人啦！

吳寶倫 誰？

〔鄭阿六氣忿忿的聲音：“是誰？誰說的？”

〔鄭阿六進，拿了個空的小皮箱，提著個礦燈。蔡路生隨上。

鄭阿六 (忿忿地嚷著進來)誰說的？我不信。誰說再搞快速掘進？要再玩這一套，把人命都玩兒掉了。(把皮箱重重放下)

〔吳寶倫和鄭明玉，面面相覷，明玉端盆進廚房。

蔡路生 (心平氣和的坐下)我看你這麼幹，才把人命幹了半條呢！

鄭阿六 這要問你們啦！你們拉了屎，我們來揩屁股，當初任礦長在你們身上下了大本錢，把我組裏最好的幹家調到快速掘進隊去；把最好的工具調到快速掘進隊去；最重要的掘進面也交給了快速掘進隊。結果呢，連一半任務都沒完成。哼！剩下這一大半的任務，要不管吧，國家損失大；要去完成吧，這就憑空增加了三十多公尺的工作。我當領導人的當然要趕緊點，任務是拚了老命也得完成的。可我不許哪個再提甚麼快速掘進。我鄭阿六做事，總算對得起你們，也對得起國家了。(把燈給吳寶倫)給我擦一擦。

蔡路生 你再讓我們試一個月，要成功了，不但拉下的都補

上，保險還能超出任務。你是我們的大組長，你不也光榮嗎？

鄭阿六 不要聽，不要聽。光榮！喏！你看，你看。（指兩壁掛着的獎旗、功勞證等）我們姓鄭的光榮都是流汗、流血憑真本事換來的，耍花招，抄小路這一套我們玩不來。

蔡路生 耍花招？抄小路？我看你……我真想罵你句老頑固。

鄭阿六 哼！老頑固，我進了棺材也不會戴這頂帽子。我頑固？我要頑固，當初也不會讓我兒子出去參加新四軍，今天也不會答應明玉去抗美援朝。哼！頑固！大軍剛過江，是誰拚了老命保護礦廠來着？解放後，又是哪個不吃不喝的想辦法提高產量的？

蔡路生 又是這一套，又是這一套，我都聽夠了。那依你說，眼下七號煉鐵爐修好了，就讓它空着肚子，冷冰冰的站在那裏喝西北風！

鄭阿六 一步步來唄！一脚就能登上天啦？好了！好了！你別死攔着你那個快速掘進好吧，一談起這個，我就頭痛。今天是我生日，正趕上明玉也回來了，我心裏挺痛快的，不談那些，咱老哥兒倆喝兩盅。明玉，給拿點吃的來。（對吳寶倫）聽說你戒酒啦！哼！

〔明玉端酒菜出。〕

鄭阿六 大概又是明玉出的主意，甚麼講衛生啦！又是甚麼營養價值啦！

蔡路生 這有甚麼不好！

鄭阿六 年青人，喝了點墨水，名堂就多了。（斟酒）來！我們喝我們的……我今天真走了運，人還沒出大門，口袋就叫